

第九回 賞雪筵題詩索醉 入羅幃弄假成真

卻說文新和翠樓睡到天明，文新恐怕露出馬腳，先自披衣起來，翠樓亦覺了，把醉眼張一張道：「妹妹，這樣冷天，為何起來恁早？」文新道：「恐小姐起來叫喚，我先去看她。姐姐你宿醉未解，天色還早，可再睡一刻，待愚妹去泡一壺茶來解渴。」說罷就走上房去，煽起火來。泡好了茶。

卻說翠樓睡在牀上，追思昨晚，不知如何睡的樣子，一時喉間甚渴，才爬起來披衣，文新擇一壺熱茶到來，叫聲姐姐請茶，翠樓謝道：「如何敢勞動賢妹子。」茶吃了幾杯，自然快意。文新道：「姐姐慢慢地吃，我看看小姐就來。」遂忙又泡一壺茶，攜到玉娘牀前。此時玉娘已醒，文新揭開帳幔，叫聲小姐醒了麼，玉娘見是文新，便問道：「你手中拿的是什麼？」文新道：「是一壺濃茶，恐小姐口渴，故泡來伺候。」玉娘笑道：「我正在口渴，你竟這樣知心體貼我，翠樓呢？」文新道：「翠姐尚醉而未醒，方才要勉強起來，是文新叫她再睡片刻。故奴先來伺候小姐。」玉娘道：「難為你了。」遂吃了一杯茶，披衣起來。

此時翠樓恐怕玉娘喚她，也自披衣起來，下牀走去，覺得身體疲倦，餘酒未解，心中想到，我昨日不過多吃了幾杯，如何這身子好像害起病來，遂走到玉娘房裡，叫聲小姐，昨晚酒太多了，但不知小姐如何。玉娘道：「我有八九分醉了，倒是文新酒量大的，她竟沒有酒意。」

大家服侍小姐櫛沐完了，然後回到下房來，自梳洗。翠樓因身體有些不適，一同理髮完了，便問道：「新妹，我昨晚不知怎樣光景，如何睡去，你可細細向我說一說。」那文新欲說不說，只是嘻笑不止。翠樓道：「妹妹笑我，必知道我醉夢中是何樣子。」文新笑道：「昨日姐姐醉夢間卻有一段極奇怪的事，我不好說出。」翠樓急問道：「妹妹你不妨述與我聽。」文新半吞半吐，欲說又止。翠樓遂拉她衣裳，要她說明才放。文新附耳低低的笑道：「昨夜之事，其話甚長，待黃昏人靜，我好對姐姐說。」引得翠樓一肚疑心，沒個理會。恰好黃小姐在那邊呼喚，遂雙雙走去答應。

玉娘道：「今日為何這樣寒冷，又不見日色。」文新把窗子推開了，只見漫樓銀彩，玉宇無塵，瑞雪紛紛，瓦上已堆得五六寸厚了。翠樓道：「小姐怪得天氣寒冷，原來外邊下著這天大雪。」玉娘也笑道：「若不推開窗子，競不曉得外面下雪哩。」

正話之間，只見老姥掇上果盒來道：「夫人說，今日天降大雪，豐年自瑞，備得一筵酒菜，與小姐們賞雪，老爺又傳詩題在此，要小姐與翠樓文姐各賦一首。」

玉娘接來看時，題是詠雪，各分韻，七言律詩。玉娘拈得西字，翠樓拈得湯字，文新拈得歸字，各去磨墨，仗筆寫就。

玉娘詩曰：

朔風凜冽過剡汐，停看長空糝白堤。
梨舞尚餘徵雁淚，絮飄不是子規啼。
照光別蠹還憐似，識味煎茶莫與齊。
立意銜寒梅欲發，策驢好過濮橋西。

翠樓詩曰：

乾坤一夜鬢須霜，脈脈輕寒遠建章。
黯淡長安高士客，光華剡曲泛舟郎。
癡狂疑賦春雲熱，飛舞狂吟象服裝。
真道無香輸粉腕，醉時堪薦紫英湯。

文新詩曰：

開闔紛紛散玉霏，白樓高客欲添衣。
山峰披作銀屏幃，樓閣妝成粉壁輝。
點點到梅花早落，層層入柳絮先飛。
最好剡汐今夜月，扁舟有友掛帆歸。

當下大家先看了稿，互相推贊，就錄好送到老夫人處，黃公夫婦大加稱贊。這裡玉娘三個自歡呼笑飲，偶然玉娘對文新道：「邵家令表兄，此時不知在何處，可恨我們不知他蹤跡，若得請教他一首，可不是天地間極快的事。」文新聽這話，不覺觸動心事，猛然想起焦山舟上，與父母一別，不知二親今在何處。一念悽慘，乃竟流下幾點淚來，倒把那玉娘翠樓嚇了一跳，不知為甚的，這般悽慘起來。翠樓道：「良辰佳會，正宜笑飲千盅，妹妹為何事這般悽慘？我今奉敬一杯與你消悶。」便斟下一大杯敬來，文新接來，放在面前。玉娘也斟下一大杯來，文新起來接了。玉娘道：「我要你吃乾這一杯。」文新就一飲而盡。翠樓道：「我敬你一杯，也要你吃了。」文新也拿起來吃完。文新因想出了神，悶悶的不瞅不睬，連吃了許多杯數。

玉娘暗想，「這妮子緣何提邵解元她便感傷落下淚來，據她說不過是姑表兄妹，何關心至此？莫不是她兩個，早有些瓜葛？我今且和翠樓弄醉了，套她些醉話出來，看有甚緣故。」玉娘只在肚裡算計，不覺紅輪西墜，畫角初敲。玉娘翠樓兩個，是你陪一杯，我敬一杯，那文新吃得漸漸醉了，伏在桌上睡去。玉娘見文新大有醉意，即叫老姥將那杯盤收去。翠樓關了樓門，就喚文新去睡，再推不動。翠樓就移燈照玉娘，到上房去睡，然後來牀前看文新。見她睡得十分濃酣，喚她幾聲，只是不動，自己脫了衣服，往裡牀睡下。正在思想昨夜光景，被文新一番不明不白話頭，弄得滿肚疑心，如今正要問她，不想弄得這般醉了。心正在自言自語，忽然文新醒來叫道：「姐姐，我身上冷甚，怎麼看不見你。」翠樓笑道：「你還未脫衣服睡下，如何不冷，趁有燈在這裡，早早寢好了罷。」

文新自做醉時模樣爬起來，撞到桌邊，連燈都撞滅了，黑洞洞的撞到牀上，問道：「姐姐你睡在哪裡？」翠樓道：「我在這裡。」文新道：「天氣太冷，我覺得酒尚未醒，今夜要同姐姐一頭睡了，好講說。」翠樓正要問她日間的話。連連應允。說罷，文新脫了衣服，鑽入被來，說道：「姐姐，我把你昨晚的喜事述與你聽，你還要個盛東來請我。」翠樓笑道：「你說與我聽，自然請你。」文新道：「我對姐姐說，不好的又要怪我。昨日見姐姐醉了，服侍姐姐睡好，又恐怕寒冷，就同姐姐一同睡。」

我說道，『我與翠樓有姻緣之分數，應於今夕合巹。』說罷，便鑽入被來，竟抱定姐姐，行起夫婦的那件事來，令我躲避不及，好生沒趣。及行事完，又對我說，明夜當再來，令我戰戰兢兢，忍得一身冷汗，忽然醒來，卻是我睡在姐姐身上，大家抱得緊緊，尚未放手。這樣事情，你道好笑不好笑？奇也不奇？」

翠樓聽了，將手輕輕的在文新臉上打了一掌道：「賽油嘴，我不聽你這胡說。」口中雖這般說，心下卻思想：「邵郎是個風流才子。小姐日間對我說，叫我閒中問他個南來下落。又說『我和你若嫁得了這一個人，也不枉了我二人一生才學。』今與邵郎必是有緣，不然文新夢寐中怎麼有這樣奇事？況我日間身子極倦困。」因對文新道：「妹妹，你為何將這無端的話來取笑，使我心中疑惑躊躇在此？」文新聽了，知她被話所惑了，不若再造她幾句，便好趁機對她說個明白，不但盡其今宵歡愛，抑且小姐的姻緣，從此可謀。算計定了，又向翠樓道：「姐姐你疑我說謊？我是個女中丈夫，難道肯把無根之話來哄姐姐。我且和姐姐說，情之所鍾，正在吾輩。我那邵表兄是個極風流情種，他只為眼前沒有中他意的好女子，所以不肯受室，惟終日呆呆的癡想才貌兼全的佳人，情願千里相從。似我姐姐這般的人品，也是世上少有的，或者邵郎癡心積想，一片情魂，竟尋到姐姐身上來，也未可知。」翠樓道：「若據妹妹這般說來，竟是真有此話麼？但不知令表兄南行之時，曾向妹妹說過停跡何處。小姐大有愛他之意，還可訪知他一個下落否？」文新道：「若姐姐果有真心於邵郎，邵郎去此不遠，旦夕可以面晤得的。」

翠樓此時心內疑惑，將手在文新身上一搥道：「我究竟不信，必是你說謊。」文新見翠樓春心已動，料事可成。因向她道：「姐姐既有心於邵郎，難道邵郎反無心於姐姐？我今對你說明白了罷。」便將父親向時做蝴蝶會，致盧杞懷恨，以及逃難至此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翠樓錯愕道：「我不信，難道你是個假女子不成？」文新道：「我不是個假女子，還是個真男子。姐姐試猜一猜，是真是假？」

翠樓想他是個男子，一時驚得退身不及，又恐又怕，半晌不語。將欲聲張起來，怎耐文新來此已久，不但黑白難分，又恐傳說出去，被外人所笑。故向文新說道：「我實愛君才貌蓋世無雙，不然妾雖婦女之流，亦粗知禮義，豈不曉桑間濮上，貽羞萬世乎？今我一十六年之操守，一旦破之郎君，不知終身之事，如何是個良策。」

文新道：「小生蒙姐姐與小姐不棄，今宵姻緣，便是百年永好。前聽李道人之言，說我有三個良緣。今姐姐是第一位開頭的，第二位想在玉娘身上。姐姐媒人是小生自作的。小姐的媒人，還是借重姐姐從中撮合。」翠樓笑道：「你真是貪得無厭，今方得隴，又思望蜀。」兩人言三語四，不覺漏下五鼓，側身相抱，自然濃睡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